

曲彦斌 著

中国镖行

中国保安业史略

上海三联书店

为了真正认识中华文化这一独特的系统，除了宏观的理论研究之外，目前尤需脚踏实地的实证研



究。只有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深入考察与思考，中华文化的研究才会有新的突破。

中华本土文化丛书

曲彦斌 著

中国镖行

中国保安业史略

上海三联书店

中国镖行

——中国保安业史略

著 者/ 曲彦斌

责任编辑/ 冯 征

装帧设计/ 陆震伟

责任制作/ 朱美娜

责任校对/ 屠子华

出 版/ 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200020)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

发 行/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200020)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分厂

版 次/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 32

插 页/ 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5.25

印 数/ 1——5000

ISBN7-5426-0910-6

G·202 定 价 9.80 元

目 录

中国保安史总说	(1)
一 镖行探源	(8)
1 从《金瓶梅》的“标行”说起	(9)
2 生意兴盛的清代镖行	(13)
3 镖行之“镖”辨析	(18)
二 镖行行事	(26)
1 立行开业	(26)
2 入行从业	(32)
3 保镖规矩	(36)
三 镖行与江湖社会	(49)
1 侠与镖行	(51)
2 侠与盗	(57)
3 镖行与盗	(63)
四 镖师的侠骨与武德	(70)
1 弘扬国术	(70)
2 行侠尚义	(77)
3 御辱扬威	(83)
五 清代镖林轶事	(87)
1 镖盗联手 绝境逢生	(89)
2 单身镖客巧遇侠尼得免难	(92)
3 镖师女倪惠姑	(93)

4	智海与镖客	(96)
5	镖师双刀张传奇	(97)
6	镖客逞强幸遇高人	(101)
7	夫妻走镖	(102)
8	石镖	(104)
9	镖师余勇	(105)
10	铁钱镖	(106)
11	蜻蜓点水	(108)
12	镖客之子武良	(111)
13	大刀王五与赛蛟龙	(113)
14	会友镖师勇擒黑老宋	(115)
六	当代保安业	(117)
1	保安公司的兴起	(117)
2	关于私人保镖的思考	(122)
	主要参考文献	(128)

附录

	近代江湖春典(《海底》摘录)	(129)
	江湖走镖隐语行话谱	(146)

中国保安史总说

在历史进程中，社会的现代化是超越传统的进步过程和结果。在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化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但是，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在既存的传统环境制约下有选择地继承和扬弃的超越性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一些传统事物由于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往往会被现代化推陈出新，赋予新的活力。

曾有过 500 多年历史而一度匿迹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保镖行业，在 80 年代以现代保安业的崭新面貌涌现于中国大陆，进入现实生活，从而使这一传统行业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新生。

以武士充当护卫保护人财安全的做法，古已有之，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其例不胜枚举。然而，保镖作为一种行业出现，其历史尚非很久远。至明代，文献中方见到关于镖行的直接文字记载。《金瓶梅》中，几处写到西门庆除开有绫缎铺、药材铺等买卖外，还开着“标行”，并以“标船”运送货物。有关文献虽然很少，但已可说明当时镖行已作为一种社会行业存世了。

清季以来，有关镖行的文献多了起来，至今仍可见有当行抄传的《江湖走镖隐语行话谱》存世。此间，镖行业务已分为行程保镖和看家护院两大类，行程保镖又有陆路与水路之分。从皇都北京到南北各商埠码头，大小镖局很是不少，甚至在河

北冀县李家庄附近的小小绢子镇上，也设有许多镖局或大镖局的分号。光是京城，便设有多家，其中会友、永兴、源顺等比较著名者，素有“八大镖局”之称。最有名的会友镖局，在南京、上海、天津、西安等地设有多处分号，盛时有镖师多达1000多人。

继唐宋之后，明清是民族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繁荣时期。由于交通不便，路途又时遭盗匪劫掠袭击，直接威胁着商贾行旅的人财安全，于是便促生了进行有偿保安服务的保镖行业。

在火器还不发达的冷武器时代，传统武术技艺是人们赖以自卫防身和进攻的主要手段。除投身行伍、设馆授艺而外，镖行的出现无疑为习武者又开辟了一条立世谋生的用武之路，使武士们得以直接服务社会，谋生自立，并促进了中华传统武术的发展。以大刀、形意拳、八卦掌著称武林的王子斌、李星阶、梁振普等，都曾是一代有名的镖师。以连手短打（即“勾拐子”）著称的拳师刘占山，即出自其世代镖师的家传，其祖父、父亲都是恃武保镖的镖行从业者。著名的秘宗拳第六世传人霍恩第（霍元甲之父），当年也曾为富商充当镖师。

镖行生意，不仅是受雇为商旅护送人财，还为朝廷、官府运送皇杠饷银，并根据需要为达官富绅看家护院。清代盐法道等官衙发往外地的巨额现银，便多请镖局护运。一代重臣李鸿章的宅院，由会友镖局派镖师护卫。在走镖活动中，镖局也代理商号发往各地的汇款，兼办汇款业务。嘉庆年间在京城经商的山西等地的生意人，年节往家捎钱时，也多从镖局运现，虽要付酬金，却比较安全可靠。

在清朝的对外经贸活动中，镖行也被雇请护送出洋货船，即如吴炽昌《客窗闲话·难女》所载：“余舅金氏，以大海之洋行为业，自置洋船五，在东西洋贸易。每船必有标客，以御盗

贼。”《清稗类钞·技勇类·洪峻与三等羯斗》亦称：“时有巨商贸贩外国，苦海盗，聘洪护镖。”

此外，妓馆、赌局为了不受侵扰，也往往雇镖师维护其经营秩序。著名的镖局顾及声誉，不屑为这种下流娱乐行当服务，他们便从一些小镖局雇用镖师。甚至，向有偷拿库银名声的库丁，为提防有人路上勒银，也求助于镖局，雇请镖师往返护卫。

旧时镖行的镖师，除雇主而外，便主要是同可能劫镖的各种盗贼打交道，千方百计地防止失手丢镖。交通工具简陋，道路险恶，盗贼出没其间，因而走镖途中充满了艰难和风险。镖师以武功为资本，但光凭武艺高超还不能保证走镖的安全、顺利，还必须以机智同匪盗周旋，笼络江湖感情，进而送礼买路。如果一遭结仇伤了和气，难免招致报复或故意作对袭扰，镖行在明处总要奔走四方，而匪盗在暗处行踪不定，防不胜防。因而，镖师遭遇劫匪时，总是首先以好言好语攀交情，晓以江湖义气，请求对方放行，实在不行才迫不得已地“以武会友”进行交手。因此，镖行往往“认敌为友”，当面承认保镖这碗饭是盗贼给的，因为如果无贼劫道就不会有人雇武士保镖了。于是口上要说“穿的朋友衣，吃的朋友饭”，尊称对方作“当家的”。镖局多有长年奔走往返的固定路线，就必须设法同沿途的各路绿林拉关系，请求关照，对方到镖局住地办事，镖局不仅热情款待还必须保证其来去安全，相互之间默契相处。

根据走镖活动的特点和经验，镖行形成有一系列以当行事物为内容的行业规矩，诸如插镖旗、喊镖号、谳熟江湖隐语行话等等。插镖旗、喊镖号，既可通报沿途江湖朋友关照放行，又可威慑那些零散强盗不敢冒然劫扰。谳熟江湖隐语行话，不仅可以此证明镖师是江湖中人的身分，更在于这是同江湖盗贼

进行言语交际的必要工具，没有“共同语言”便谈不上江湖义气了，也就只能刀戈相见决一雌雄了。一旦有过几次失手丢镖，这家镖局的生意也就难以维持了。因而，各种当行规矩多是以对付江湖上的“暗挂子”（有武术的盗贼）为内容，并且以尽可能不发生冲突为基本策略。

尽管镖行不愿同盗贼冲突结仇，若一旦交涉不通或遇到不理睬江湖义气那一套的劫镖者，也只有凭武艺相抵了。而且江湖尚武，往往是以武会友，武功不好便无法立足。所以，当镖师非得有真本事的“尖挂子”不成，镖行的形成便聚集了无数民间武林高手。近世众多的武侠小说，有很多便围绕镖行的活动演义故事，以镖师作为传奇故事中的武侠人物。白羽（宫竹心）的《十二金钱镖》、《武林争雄记》、《狮林三岛》、《毒砂掌》等著名作品，便是直接以镖行活动为题材的，堪称武侠小说中的镖行武侠系列。

推重侠勇是中华武林的一个基本传统，镖师中著名武侠甚多。清末北京源顺镖局的大刀王五，便是在近世武林颇负盛誉的富有进步意识的武侠。或因镖行多武侠之故，许多有关武侠的著作中多可见镖师形迹。商务印书馆 1916 年出版的冷风所编《武侠丛谈》，第二篇便是钱基博先生写的《老镖客》。是篇写道：“陶育臣尝为予言：关东巨盗，都魁悍武桀，甚非江淮间穷民迫饥寒为盗者比也。故巨贾豪商挟资出其地者，辄不吝厚币延聘护行武士。其人大率持镖三寸许，制以精铁，锐其末，掷击人数丈外，无不中，世称之为镖客。”末又云：“予又闻之育臣曰：尝访友某轮船局，适有镖客乏资向索贷，见其以镖上掷，中庑下椽头，倒挂于其上，骈两指逆插入计柜，洞焉。柜故制以坚木者也。叠五十钱，以指撮其两端，力搦之，中四十八钱碎为半，而指近撮之两钱，转能完好无损。予之半银饼，

乃重取一镖，击前掷挂椽头之镖，中其柄，齐堕下，各承以一手，持去，其伎亦精矣。”文章记述了一位佚名镖师的飞镖绝技。然而，陶育臣氏以为镖师因善飞镖而得名，却是一种很多人所共有的误解。

飞镖是武士们常用的暗器，便于随身携带而且用起来灵活，是一种杀伤力较强的小型兵器。很多镖师擅长使用飞镖，但不是一律使用或会用这种兵器。镖师的“保镖”，不是保护飞镖，而是以事先议定的人财物等作为护卫的对象。保镖，系相对夺镖而言。若无夺镖的危险，就无所谓“保镖”了。

究其实，保镖、夺镖之“镖”，本字当为“标”字。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的《金瓶梅》，均写作“标行”、“标船”。有清以来的有关文字，亦多写作“标”，很少写作“镖”的。直至清末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说》中，仍写作“响马标客”。一部镖行中秘传的《江湖走镖隐语行话谱》钞本，有11处涉“镖”字者便5处写作“标”。

“保镖”相对“夺镖”而言，而“夺镖”本作“夺标”。考其民俗语源，则出自兴始于中国古代南方竞舟游艺的争夺锦标习俗。锦标，即锦旗，是竞舟获胜者的荣誉标志。至今所谓“锦标赛”、“夺标”、“招标”之说，仍属袭用其本义。唐白居易《和春深》诗中所谓“齐桡争渡处，一匹锦标斜”，张宽《端午词》中的“段家桥下水如潮，东船夺得西船标”等，说的都是这种传统的竞舟夺标游艺民俗。唐代时，卢肇中了状元之后，曾应邀观看竞舟，一语双关地隐喻他“果然衔得锦标归”，谓其科场夺标及第。江湖推重侠勇武斗，将盗贼劫掠和武侠护卫人财隐喻为“夺标”与“保标”，既合情理，又通俗形象，富有情趣。于是，在镖行行事中便生出“标行”、“标客”、“标车”、“标船”、“标旗”、“保标”等种种当行用语来。进而，又因许多标师善用飞镖而将

“标”误会为“镖”，导致了脱离其民俗语源本字的语义错位现象。个中，以镖行武侠为题材通俗小说的流行，致使这种误解加深，民国以来便约定俗成地把“保标”写成“保镖”了，并以此类推开去，相沿至今。民初虽仍有写作“标局”者，如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七所载“贯市李者以标局起家”，但已较少见了。夏氏曾在清末及民初两代官府为官，仍旧用“标局”正统写法，悉属自然。

民国十年（1921），著名的北京会友镖局关张。与此前后，北京许多镖局都随着镖行的衰落而结束其经营，镖师们纷纷改行谋求别的生计，有的设武馆授徒，有的到娱乐场卖艺，有的弃武经商。北京前门外于同治年间创办的三义号镖局，改业为三义客店。会友镖局的一代著名镖师李尧臣先是教武术，后则以开茶馆为生计。这时，虽然有的年轻镖师仍旧受雇为人保镖，但已非原镖局的派遣，而是零散的个体活动。现代交通运输和兵器的发达，以及民国以来的外强入侵和连年的国内战争，无疑是历时500多年中国传统保镖行业结束的基本原因。

80年代中期大陆保安业异军突起，一时遍布南北各地，生意兴隆，虽然不失为500多年的传统保镖业的遗风，却是具有新质的保安服务行业。例如：旧时镖局是民间武士自行组建经营的，当代保安公司则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控管的。旧时镖局常常采取同盗贼相互默契关照的手段或凭武力来维持生意，当代保安公司则根据有关法规维护有关的经营秩序或担任安全守卫任务，协助司法机关防御、制止和打击有关的违法犯罪行为。旧时镖局是富有封建色彩的江湖武士自由职业组合，而当代保安公司作为在公安部门直接领导下的安全服务企业，无论从业人员素质、护卫手段、装备还是经营管理，都同镖局有着质的区别。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当代保安

业，正以全新的面貌谱写着继传统镖行之后的中国保安史上崭新的一页，既是对传统保镖行业的否定，也是对历史的继承与超越。

考察、研究中国古代镖行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轨迹，既在于分析、认识它所展示的文化传统，更在于必要的否定、继承和超越，服务于现实生活，开拓未来。

一 镖行探源

公元 1984 年 12 月 18 日，在举世瞩目的中国大陆新兴城市深圳，爆出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冷门新闻，那里成立了一家有偿服务的蛇口保安服务公司。

转过年，也就一个多月光景，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便及时地肯定了这种有偿保安服务的经营方式。经中央批准的这次会议的文件中说：“借鉴国外经验，在大中城市创办保安服务公司，承担大型营业性展览、展销和文体活动，以及外商独资、合资企业的保安业务，建立这样一个在公安部门直接领导下的服务公司，既能满足需要，有利于治安管理，又有利于缓和警力不足的困难。”于是，迅速推广开来。

据统计，截止到 1988 年底，相距蛇口保安服务公司成立仅 4 年光景，除西藏外，全国各地涌现出 591 家这样的公司，从业者达 5.6 万余人；在这 4 年里，后两年比前两年翻了两番还多。当代新兴保安服务行业的发展，实在显示了时下人们常说的“深圳速度”。这一现象，也引起了海外及香港等新闻媒介的关注。香港一家报纸的言论，甚至为“民间镖局”在大陆的“死灰复燃”而忧虑。

一如“名片”在中国已有约 2000 年之久的历史，因改革开放后社会交际的需要而又重新流行开来。亦如肇始于南朝佛寺质贷的典当业，在大陆绝迹 40 多年后今又复出。有偿保安

服务，也不是“舶来品”。尽管在大陆消失了多年，却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民间行业，即颇富江湖文化神秘色彩的中国镖行。

所谓“镖行”，就是以武力保护人财安全的行业，即通常说的“保镖”。

1 从《金瓶梅》的“标行”说起

中国的镖行起于何时？

这是一个迄今仍难以明确断定的历史悬案。

由于镖行中人多出身卑微，当行又系处于非主流文化的江湖社会层面，因而在“正统”的史籍中几乎看不到有关记载。据说，因《史记·货殖列传》中记有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曾“乘扁舟浮于江湖”，经商致富后还把资财一再分散给贫交和疏远的兄弟，仗义疏财，因而后世江湖各行均奉之为共同的祖师。究其实，不过是江湖中人在崇尚正统意识的作用下的“攀附”之举。尽管奉范蠡为祖师，历代史籍亦不买这个帐，照样不录其事迹，镖行自不例外。

有人推断说，“我国古代镖局当出现在宋朝以后，极盛于清朝”。^{〔1〕}宋代及宋以前的情况，因缺乏实证性文献，难觅镖行行迹。不过，一部《金瓶梅》，却为我们展示出了镖行在明代颇为兴旺的迹象。^{〔2〕}姑且就从《金瓶梅》说开去。

试看《金瓶梅词话》中如下三例片断：

〔1〕曹策前、于海兵《新型保安业的崛起》，刊《新世纪》杂志1991年第12期，海口市。

〔2〕戴鸿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 员外道：“你们却不晓的，西门大官家里豪富泼天，金银广布，身居右班左职。现在蔡太师门下做个干儿子，就是内相、朝官，那个不与他心腹往来。家里开着两个绫缎铺，如今又要开个标行，进的利钱也委的无数。……”（第五十五回）

(2) 话说西门庆那日陪吴大舅、应伯爵等饮酒中间，因问韩道国：“客伙中标船几时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韩道国道：“昨日有人来会，也只在二十四日开船。”（第六十六回）

(3) 这文嫂方说道：“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卫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多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第六十九回）

《金瓶梅》是一部成功的世情小说。它在艺术地展示明代市井风情的同时，也比较客观地反映着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风貌。这些都是通过叙说西门庆种种故事显现出来的。

西门庆作为一个破落户出身的市井恶棍，之所以能够成为拥有殷实资本而花天酒地的暴发户，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不止谙于经商之道，而且尚长于官场上的钻营，深悟权与钱的利害关系。仅从上述（1）、（3）两例片断中，即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上有权势可仗、家有资财产业可据的条件下，西门庆还比当时一般商贾略高的一着，则是自开“标行”（即镖行）。显然，这标行既可稳便地护运自家货物，又可兼用为别家货贩护运获利，成为其诸般经营之外的又一财源，堪见其生

财有术而且雄心勃勃。

就这几个片断不难使人窥知：

(1) 西门庆是在拥有相当殷实的产业，并据有上起当朝左丞相蔡京、两淮巡盐御史蔡蕴、工部主事安忱、右丞相李邦彦以及太监、皇亲，下至县丞、胥吏、帮闲等权势可资依仗、运作的政治背景下，进而兴办自家镖行的。前者是必备的经济基础，后者同样是镖行的命根子。对于镖行这种特殊行业来说，没有权势作为靠山便寸步难行，历来如此。例如，创办于明末清初的北京著名镖行“会友镖局”，清末时就曾把李鸿章拉为后台以支撑门面。据光绪二十年（1894）进入会友镖局的著名镖师李尧臣先生（1876—1973）讲：

当时官面上有专管拿贼的采访局。他们称贼为“点子”。贼一进京，采访局就在后面跟上了。可是一看见贼进了镖局，他们就不敢拿了。为什么官面上还让镖局一头呢？因为镖行有后台，我们称之为大门坎，也就是当时在朝廷最有势力的大官。比如会友镖局，后台老板当时是李鸿章。他应名算是会友的东家，可是也不用他出资本。因为会友派人给他家护院守夜，拉上了关系，就请他当名誉东家。采访局要得罪了镖局子，镖局子跟李鸿章一提，一张二寸长的小纸条，就要了采访局的命。所以他们就不敢找镖局子的麻烦了。^{〔1〕}

西门庆及其镖行的靠山，无疑是其干爹蔡京等一干人等了。而且，其本身还身为山东提刑所理刑千户这样的实权小吏，另多一层方便。

镖行因保护权势与资财安全的需要而兴业，亦需仰仗财

〔1〕李尧臣《保镖生活》，刊《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北京。

势、权势而立足经营，两者互为利用。

(2) 镖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有偿服务行业。这也就如书中苗员外向他许赠给西门庆的那两个歌童夸耀西门家豪富时说的，“家里开着两个绫段铺，如今又要开个标行，进的利钱也委的无数”。那标行乃西门庆另一生财行当。

(3) 西门庆经营的镖行，主要是用于水路贩盐的“标船”，亦即书中为西门庆和林太太拉纤的媒婆文嫂所说的，“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所谓“盐引”，是宋代以来所实行的盐制发给运销食盐商人的凭证；盐商在缴纳盐价、盐税后领取盐引，凭此领盐、验税和运销。书中蔡京的义子蔡蕴在出任两淮巡盐御史之职时，即为西门庆以标船贩盐提供许多便利。既有盐政要员这一层方便，又有自家“标船”为贩运工具，因而西门庆的贩盐生意便成了他的一支重要产业。“标船”，亦即插有镖行旗号并由镖师护卫的航船。至于西门庆的“标行”是否还有陆路镖队活动，书中没有描述。

(4) 从第六十六回书中西门庆询问伙计韩道国，“客伙中标船几时起身？咱好收拾打包”，可知其标船一方面自用，同时也兼对其他客商经营，是名符其实的“标行”。仅雇镖师护卫自家货船而不对外经营牟利，也就没有自办镖行的意义了。在此，那“标行”同生药铺、绫段铺、当铺等一样，都是据以生财的产业行当。

尽管《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迄今仍众说纷纭，但其成书于明代并有明万历刊本传世，却是学界的共识。在缺乏有关史料的情况下，《金瓶梅》中有限的几处写及“标行”、“标船”的片断，则成为我们考察明代镖行情况的难得材料。尽管不能藉此了解那 200 多年里镖行的全貌，却也可从中窥知当时镖行情形的一二，即镖行是有偿进行护卫人财安全的赢利性行当，经